

古今畫鑑
畫品
中麓畫品
雜畫

說評



● ● ●

● ● ●

● ● ●

● ● ●

● ●

● ●



畫

說

莫是龍
客

中
華
書
局

畫說

此據寶顏堂秘笈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畫說

華亭 莫是龍雲卿著

趙大年畫平遠。絕似右丞。秀潤天成。真宋之士大夫畫。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。雲林工緻不敵。而著色蒼古勝矣。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。一以此二人爲宗。使人玩之不窮。味外有味可也。畫家之妙。全在煙雲變滅中。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。皆如刻畫。不足學也。惟以雲山爲墨戲。此語雖似過正。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。不可用拘染。當以墨漬出。令如氣蒸冉冉欲墮。乃可稱生動之韻。昔人評大年畫。謂得胸中千卷書。更奇古。又大年以宋宗室不得遠游。每朝陵回。得寫胸中丘壑。不行萬里路。不讀萬卷書。欲作畫祖。其可得乎。此在吾曹勉之。無望於庸史矣。

山之輪廓先定。然後皴之。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。此最是病。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。所以成章。雖其中有細碎處甚多。要之取勢爲主。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。正先得吾意。

畫樹之竅。只在多曲。雖一枝一節。無有可直者。其向背俯仰。全於曲中取之。或曰。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。曰。樹雖直。而生枝發節處。必不多直也。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。特曲處簡耳。李營丘則千屈萬曲。無復直筆矣。

枯樹最不可少。時於茂林中間見。乃奇古。茂林惟檜栢楊柳椿槐。要鬱森。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。一

出一入一肥一瘦處。古人以木炭畫圈。隨圈而點點入之。正爲此也。

柳宋人多寫垂柳。又有點葉柳。垂柳不難畫。只要分枝頭得勢耳。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。只以汁綠漬出。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。其枝須半明半暗。又春二月柳未垂條。秋九月柳已衰颯。不可混設色。亦須體此意也。

畫樹木各有分別。如畫瀟湘圖。意在荒遠滅沒。卽不當作大樹。及近景叢木。如園亭景。可作楊柳梧竹。及古檜青松。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。便不稱矣。若重山複嶂。樹木又別。當直枝直幹。多用攢點。彼此相藉。望之模糊鬱葱。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。乃稱。至如春夏秋冬。風晴雨雪。又不在言也。

畫家以古爲師。已自上乘。進此當以天地爲師。每朝起看雲氣變幻。絕近畫中山。山行時見奇樹。須四面取之。樹有左看不入畫。而右看入畫者。前後亦爾。看得熟。自然傳神。傳神者必以形。形與心手相濫而相忘。神之所托也。樹豈有不入畫者。特畫史收之生絹中。茂密而不繁。峭秀而不寒。卽是一家眷屬耳。

畫之道所謂以宇宙在乎手者。眼前無非生機。故其人往往多壽。至如刻畫細碎。爲造物役者。乃能損壽。蓋無生機也。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。仇英知命。趙吳興止六十餘。仇與趙雖品格不同。皆習者之流。非以畫爲寄。以畫爲樂者也。寄樂於畫。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。

禪家有南北二宗。唐時始分。畫之南北二宗。亦唐時分也。但其人非南北耳。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。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驥。以至馬夏輩。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。一變鈎斫之法。其傳爲張璪荆

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。以至元之四大家。亦如六祖之後。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。而北宗微矣。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。迥出天機。筆意縱橫。參乎造化者。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。吾於維也無間然。知言哉。

古人云。有筆有墨。筆墨二字。人多不曉。畫豈無筆墨哉。但有輪廓而無皴法。卽謂之無筆。有皴法而無輕重向背明晦。卽謂之無墨。古人云。石分三面。此語是筆亦是墨。可參之。

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。至齊梁而風流頓盡。自唐初虞褚輩一變其法。乃不合而合。右軍父子殆如復生。此言大不易會。蓋臨摹最易。神會難傳故也。巨然學北苑。元章學北苑。黃子久學北苑。倪迂學北苑。學一北苑耳。而各各不相似。使俗人爲之一與臨本同。若之何能傳世也。

董北苑畫樹。多有不作小樹者。如秋山行旅是也。又有作小樹。但只遠望之似樹。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。余謂此卽是米氏落茄之源委。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。簡於枝柯。而繁於形影。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。則是高手也。

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淼茫之景。極不俗。然不奈多皴。雖云學維。而維畫正有細皴者。乃於重山疊嶂有之。趙未能盡其法也。張伯雨題倪迂畫云。無畫史縱橫習氣。予家有此幀。又其自題師子林圖云。予此畫真得荆關遺意。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。其高自標置如此。又顧漢中題迂畫云。初以董源爲宗。及乎晚年。畫益精詣。而書法漫矣。蓋迂書絕工。綴晚年乃失之。而聚精於畫。一變古法。以天真幽淡爲宗。要亦所謂漸

老漸熟者。若不從董北苑築基。不容易到耳。縱橫習氣。卽黃子久未斷。幽淡兩言。則趙吳興猶遜迂翁。其胸次自別也。

畫平遠師趙大年。重山疊嶂師江貫道。皴法用董源麻皮皴。及瀟湘圖點子皴。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。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。及郭忠恕雪景。李成畫法有小幘水墨。及着色青綠。俱宜宗之。集其大成。自出機軸。再四五年。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。